黑色春秋

中外人物传奇书系

夏姬情史

〔日〕宫城谷昌光著·孙智龄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中外人物传奇书系·

黑色春秋——夏姬情史

二千年前的乱世佳人

既红又黑的爱情故事

乱世奇才——伊尹传奇

远古时代的变天传奇

文韬武略的济世轶闻

铁幕名相——晏子世家

中国历史上的不朽人物

风云际会时的智者之歌

春秋霸主——重耳恩仇记

春秋时代的恩怨与血泪

一代霸主的苦难与崛起

战国巨星——孟尝君传（上、下）

翩翩战国第一公子

漫漫理想人生之途

ISBN 7-80511-979-1

9 787805 119793

中外人物传奇书系

黑色春秋

夏姬情史

〔日〕宫城谷昌光著 · 孙智龄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陆稼林
封面设计：周艳梅
Copyright © 1993 by Masamistu Miyagitan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1993 by Kodansha Ltd.,
Tokyo, Japan.
China edition Copyright © 1998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Kodansha Ltd.
License arranged through Orion Literary
Agency, Shanghai, China.
© 1993 年　宫城谷昌光
版权所有。
株式会社讲谈社于 1993 年在日本首次出版。
中国版版权 © 1998 年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中国版版权经 Orion Literary Agency 代理，
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授权
中国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黑色春秋——夏姬情史

〔日〕宫城谷昌光 著
孙智龄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05,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11-979-1/I·224　　定价：17.50 元

春秋时代郑国公主夏姬，绝色诱人，少女时便为兄长及重臣所染指；婚后丈夫少壮早逝。在夫家家道中落及失去娘家依恃的窘境下，为保住其子贵族身份，她不得已献身陈国国君及大臣们。儿子虽享荣华富贵，却因无法忍受母亲的“堕落”而弑君，僭越为王，不久遭楚讨伐，随之败亡。夏姬被掳至楚后，楚王将其赐与一武将以“镇邪”，殊料又成新寡。全书行文优美，情节紧凑，妙用中国典故，巧叙战争布阵，尤令人叹为观止。透过夏姬这一人物既红又黑的爱情故事，折射出了春秋时代的风花雪月之貌与群雄林立的混乱世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

目　次

一　艳蓄篇……（1）
二　春风篇……（13）
三　往来篇……（27）
四　月光篇……（36）
五　妖星篇……（47）
六　雪天篇……（61）
七　暗流篇……（73）
八　南风篇……（92）
九　树响篇……（109）
十　武神篇……（124）
十一　新古篇……（144）
十二　凶风篇……（162）
十三　落叶篇……（175）
十四　星宿篇……（191）
十五　落日篇……（207）
十六　孤独篇……（222）
十七　生死篇……（237）
十八　弓矢篇……（256）
十九　来复篇……（271）

二十　女流篇 …… (286)
二一　明暗篇 …… (299)
二二　幻影篇 …… (314)
二三　会战篇 …… (333)
二四　霸者篇 …… (350)
二五　再会篇 …… (367)
二六　脱出篇 …… (382)
二七　风神篇 …… (396)

后记 …… (410)

附录一　春秋时代概图 …… (413)
附录二　春秋时代王室、诸侯、世系表 …… (414)

一、艳　蕾　篇

1

夏姬，郑国人。父亲兰在夏姬二三岁时，即位当上郑国君主，夏姬也就成为郑国的公主，母亲是姚子。

春秋时代的郑国，地处中国的中心位置。实际上，郑国并非自古即有的国家。自周宣王的弟弟桓公于西方建国以来，由第二代的武公开始，逐渐向东方迁移，最后终于成为占有这块中土要冲之地的国家。

由于郑国先代君主的精明干练，再加上这片土地在交通上所占的地利，使得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不论贫富贵贱都能安居乐业，比其他国家早先一步开发。当然，它也是当时的文化先进国家。但是，在人伦道德方面，空气里却隐约飘浮着阵阵颓败的腐臭味。

夏姬才刚过十岁没多久，潜进她卧房的竟然是兄长太子子夷。夏姬在血亲的引诱下，初次尝到了性的滋味。随着时日增长，夏姬的美艳独冠后宫群芳，这位年方十一二岁的少女，在成人的眼中，已经散发出惊人的女性魅力。

夏姬，无疑是绽放于春秋时代的一朵"妖花"。

——如此美人，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人了。

子夷对自己鉴赏女人的眼光感到自负，可是，眼看着夏姬一天比一天出落得更娇艳动人，他心中不禁开始担忧起来。他嘱咐夏姬，千万不要步出宫室一步，为的就是害怕这朵艳丽绝伦的花儿，教人给攀折了去！

个性率直的夏姬，对于“人伦”这回事却像无动于衷，她一心只沉醉于兄长的情爱呵护里。对于子夷热情的爱抚，从不感到厌倦，这女孩仿佛是靠吸吮男人精血而长成的绝世奇葩。

在某处，有一个人敏锐地觉察出这对同胞兄妹的暧昧关系。此人名子宋，乃是贵族出身的大臣，就年龄上而言，正是男人的盛年时期。

2

一天，子宋邀请了卿（首相）子家一同游赏苑池，当两人伫立于池畔时，子宋翘起食指说道：

“在这指头的彼端，有人间珍味在。”

比起子宋，子家显然更像个男子汉，他向苑池眺目望去，爽朗地笑道：

“哪来什么人间珍味啊？”

“不！确实有，你再仔细瞧瞧……”

只见盈盈绿波间，柳条儿迎风轻摆，柳荫树下，一对男女的身影正欢闹嬉戏着。

子家不觉有异地回道：

“那是太子子夷吧！”

“正是！不过，咱们这位太子正干着好事呢！”

子宋附在子家耳畔低声窃语了几句，子家不禁眯起眼来端视究竟。

“哎——呀！对方不是公主吗？她——还是童女吗？”

“这个嘛！显然您是什么都不知道！”

子宋扯起子家的袖摆说道：

“走！咱们就近瞧个清楚去！”

两人沿着池畔，拂去夹路的柳条，向着太子与夏姬的方向走去，尚未开口打招呼，子夷已经撇过脸，注视着池面。

——原来如此，公主已非童女之身。

子家淡淡地叹息着。

“您瞧出来了吧！从太子那怨恨的眼神，您该明白了吧！他是懊恼公主被咱们发现呢！唉！说的也是，怎么能教太子一个人独享这人间至味呢！”

听出子宋话中有话，子家忙制止道：

“这个不太好吧！”

“好或不好，这指头会告诉我。”

子宋故意歪解子家的话，笑着将食指伸到子家的面前晃了一晃。

那晚，夏姬除了兄长子夷，第一次接触到另外的男人。熟谙闺中房事的子宋在完事后，也忍不住深深呼吸叹道：

“可惜，是个公主。”

子宋虽然也嘱咐夏姬，千万不可将那晚的事给说出去，隔日来见子家时，却见他满面春风地玩弄着食指，对于夏姬美妙的身躯巨细靡遗的描绘，甚至怂恿子家：

“您应该尝尝，这可真是天下第一美味哟！任它什么太牢也不及此啊！”

子家不禁也感到犹豫，紧蹙的双眉下，一颗心正蠢蠢欲动。

郑国王室里，正流窜着淫欲的血脉。

郑国上一任的君主捷，由于曾经冷落、怠慢过当时被放逐的晋

国公子重耳，所以遭到日后当上诸侯霸主的重耳之报复。捷过去曾与其叔母私通，并育有二子，后来这两个亲生儿子也都死于捷的手中。

面对性情如此乖戾残暴的父亲，兰出奔投靠晋国重耳。在天下第一霸主的支援下，兰后来回到郑国，并顺利登上君主之位。兰是庶出之子，据说有天夜里，他的母亲梦见天神手持兰花，不久即发现怀有身孕，故而取名为兰。而由兰的子嗣之多，也可以知道他的精力旺盛过于常人，或许在他的血液里，继承了他父亲好色的血统也说不定。

兰的子嗣共有——

子夷（或名子蛮，子貉）

子坚（后来的襄公）

子良（名去疾）

子骃（名驷）

子国（名发）——子产（名侨）

子孔（名嘉）

子游（名偃）

子丰（名平）

子印（名伦）

此外，还有“羽”、“然”、“大季”等儿子，以及唯一的女儿夏姬。其中子国的儿子，就是后来以辅佐郑国政务闻名于世的宰相子产。

有关夏姬的艳闻绯事，终于传入兰的耳朵里。他不喜欢闺门里闹这些蜚短流长的闲言闲语，当下心中打定了主意——要在闲言闲语传入他国以前，将夏姬送出阁。

3

这年的晚秋，郑国奉了楚国之命率军出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

楚国在古代原属黄河下游流域一带。后来因受到中原势力(商、西周王朝)的压迫而南迁,在南方定居后,随着国势日强,俨然自成一大王国,定都于郢(今湖北省江陵之北)。中国人习惯建首都于北山南水间,例如洛阳,即因其位处洛水之北,故称其"洛阳",更早时期称为洛邑。

言归正传——

兰率领大军南下,来到淮水上游流域一处叫"息"的楚邑。兰和息邑的地方官打过招呼后,不一会儿,陈国的君主朔也乘着马车进入城里。

兰和朔两人都是奉了楚王之命前来会师。可是,见过面后,彼此却都未敢解下身上的战袍。虽然这次的会面纯属军事会议,不过另一层顾忌是:由于楚王性情残酷难定,即使是息邑里的楚人,也都战战兢兢不敢掉以轻心。关于这一点,兰、朔两人心里都有数,各自私下也都警戒部属们不可稍有懈怠,否则一旦事有变故,不仅毫无反手之力,只怕项上的人头也难保了。

提到这位叫商臣的楚王之阴险恐怖,就是他国的人也望而生畏。他为了登上王位,弑杀父亲成王恽。即位后,隔年旋即出兵剿平妨碍北伐的江、六、蓼等诸小国。过了三年,又举兵北上直伐郑国,降伏郑后,再取陈国。郑、陈两国原都臣属西方的霸主晋国,虽然兰、朔二人皆心有未甘,却又不得不屈服于楚国的淫威之下,实在是因为晋国的威势已大不如前,权衡轻重 ,只有屈服楚国,以减轻自己国家的灾难。

在这段期间,英雄重耳早已故世约十年左右,晋国的王位由重耳的孙子夷皋继任。由于君主年幼,在与西边邻国秦的争战中,家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也相继不绝。内忧外患中,导致晋的国势如江河日下,再也无法睥睨中原诸国。

——这可是楚国壮大的好时机。

商臣自然也看出这一点。说到商臣的为人，正如古书所载——蜂目豺声、凶暴不仁。

楚国的前任宰相子上，早已瞧出商臣个性的残暴不仁。当前王欲立商臣为太子时，便曾向上谏言——过早册立太子，只怕日后要后悔。这事情后来被商臣知悉，也为子上招来杀身之祸。

商臣在与陈、郑二公交换了誓约后说道：

"我等大军先行北上，蔡、麇两国随后赶来会合。"

他颁下了北伐的命令。

兰和朔四目相接，彼此眼里都难掩那份焦虑和忐忑不安，因为息邑的正北方就是陈国，再上去便是郑国。

4

由子朱率领的楚、郑、陈三国联军，缓缓向北方移动。可是军队开进陈国时，却突然停在厥貉这地方不再前进。

"蔡、麇两国的军队都尚未赶到吗？"

楚王用犹如山犬似的怪声向左右询问着。军队在厥貉驻扎之后，他立即宣布此行的目标：进攻宋国。

郑、陈二公一路上深锁不展的愁眉，这才得以舒解。

直到两年前，宋国还处于贵族公卿们你争我夺的内忧之中，好不容易才被平靖，这会儿正忙着内政的革新与重建。若想攻打宋国，此时确是大好时机。不只楚国，其他国家的君主也都如此盘算着。然而对兰来说，商臣的确是一个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恶魔。

三年前，由晋国为首发起号召，诸国君主齐聚一堂。那年正是周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六二〇年），参加的有晋、齐、宋、卫、郑、陈、曹、许等诸国，其目的是对楚国的防卫联盟。这次若是连

宋国也降伏于楚国的话，联盟中就有三国要遭排除。想到这，郑公不禁感到狼狈不堪，因为三年前的那场联盟会议，地点就在郑国虢邑举行，当时兰还为晋国负责款宴各国国君。

——如今，我却跟在楚王身边察颜观色。

世人一定会嘲笑我吧！不过，与其嘲笑我郑国，不如嘲笑晋国。去年，当楚国大军围剿郑国时，理应出兵救援的晋国，却姗姗来迟，这又如何解释呢？

“当今之世，谁拥有军力，谁就代表一切。”

认清了这一点，那么，毫无招架之力的宋国，臣服于军力庞大的楚国，也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兰突然感到冷冽的朔风，正像一把冰刀刺向自己的颈项。

联军始终按兵不动。

营帐里，沉默不发一言的楚王，令个个将士感到胸口窒闷。事实上，单凭楚、郑、陈三国的军力，对付宋国无异是探囊取物。商臣之所以迟迟不发兵，而焦急地等候蔡、麇两军的会合，只不过是想测知自己下达的命令，在属国的心中占有几分重量，以及自己的威严有多少。

——蔡国距离此地不过数里之遥，蔡公却迟迟未露面……

随着地底窜流直上的冷气，商臣却是怒火中烧，就在怒火爆发的瞬间，顶着刺骨的寒风，蔡军一行人马终于出现。

“太迟了！”

对着全身汗流浃背、跪地请罪的蔡公，商臣这一句话无异于特赦，若是换成商臣的部下，二话不说，早就被踢出帐外了。偏偏这节骨眼上，仍不见麇国君主的踪影。商臣那对黄蜂似的眼睛，又往上斜吊了几许。

麇国地处长江支流汉水的上游地区，离此间距离还真是遥远得很。率领大队人马如此长途跋涉，那份辛苦，商臣可想而

知。即使如此，他还是按捺不住。就在他下令准备进攻宋国时，外头传来麋军人马赶到的消息。

商臣立刻传见麋公，自己却紧闭着双唇，直盯着眼前这位大剌剌肆无忌惮的麋国君主。麋公显然无意为自己的会师来迟做任何申辩，更甭提对商臣有丝毫畏惧之色。

“我听大王的属下说，北伐的目标是宋国，如此一来，我可有机会欣赏大王的雄风了。”

麋公悠哉地说着，就像是和老朋友勾肩搭背，闲话家常。

——这家伙……

军帐内，商臣反受其辱。等到麋公退出帐外，商臣沉吟了半晌，立刻唤进身边侍卫复遂：

“杀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当然，此人指的是麋公。领了命令，复遂立即带领人马直袭麋公营帐。怎知营帐内外，大队人马早已走完一空。差之毫厘，麋公侥幸保住一命。

事实上，麋公并未察觉到楚王心中暗藏的杀机，倒是为了会面时楚王冷淡的态度感到愤怒不平。就他而言：

——我专程从大老远的地方班师赶来会合，你却摆个臭脸相见。

麋公压根儿未把楚王放在眼里。

另一方面，接到回报的商臣却气得青筋直暴，此刻想再发兵追击，又为时已晚。念头一转，立即颁下军令直袭宋国，希望藉此发泄胸中怒火。

楚、郑、陈、蔡四国之军开始前进。行军途中，陈公朔策马来到兰身边，压低着嗓门说道：

“那只鹿，来时姗姗来迟，去时倒快得像阵旋风似的哪！”

两人不禁莞尔。对于麋公惊鸿一瞥的爽快作风，褒多于贬。

朔对于楚王未尽心服的态度，也全在这一句话里表露无遗。

才刚经过一场灾难，正处于喘息阶段的宋国，又将面临南方四国联军的围攻。初冬时候，当楚国即将攻打宋国的消息在诸国间流传开时，毗连宋国的一支少数民族认为：

——宋国此刻必定将全部军力调往首都，以御楚军的来侵。相形之下，其他城邑可就疏于防备了。

在有机可乘的情况下，这支异族偷袭宋邑边境，打家劫舍。宋军虽然击退对方，却不敢深入追击，便又匆匆折回首都所在的商丘。因为，紧接着攻击宋国而来的军队，可不比这群偷鸡摸狗、打游击似的盗贼集团，而是以楚军为首的正规军。敌我势力悬殊，犹如天壤之别，单是这点，早教城里城外的士兵们不战而降。这且不说，最令宋国君臣灰心丧志的，却是那遥遥无期的晋国援军。为此，宋国几乎是在毫无抵抗之下，开城门迎接投降。

——真不过瘾。

坐在首座接受宋公恭顺礼拜的商臣，为了一泄积郁在胸中的杀气，对宋公说道：

"余想出猎。"

出猎原是军事演习的一种，场所通常选择在禽兽栖息的沼泽地带。距离商臣三十公里远的东北方，有个由丹水河川汇聚而成的孟诸湖，环湖四周，正是最好的狩猎地区。由宋公引路招待的商臣，若有所思地回头对身后的子朱说道：

"从前，有个蠢蛋竟然为了舍不得马儿的配饰，白白失去这大片沼地不说，连老命也赔上了。"

子朱虽然是息邑的地方官，其身分却相当于商臣的叔执辈，岁数也一大把了，自然对这些典故知之甚详。商臣所指的"蠢蛋"，是指十五年前在与晋国战役中失败，引咎自刎的楚国宰相子玉。那次战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公元前六三

二年)。

城濮位于孟诸湖西北约百公里远处,古来即是战场所在。事实上,这场战役还颇为曲折,被晋军所击败的并非楚国的主军。那一年,当楚军已经攻占宋国时,前方军报突然传来"晋国援军到"的消息。楚王和身旁的武将们立即做了决定,取消围城,班师回返楚国。当时的楚王是商臣的父亲恽(成王),可是持反对意见的子玉,无论如何也要给晋国来个下马威。他从楚王那儿,硬是争取到手势和与国两支军队。子玉并为自己的爱驹,佩戴上耀人眼目的宝玉。就在两军对阵的前夕,子玉梦见黄河的河神向其托梦表示,只要子玉肯让出马儿的配饰,河神便将孟诸一带的土地给予子玉。子玉醒来,将梦中情境说与身旁的人听,却未将玉佩掷入黄河。子玉骁勇善战,平常自负不凡,祈神赐福一类的事对他而言,想都没想过。结果,这一仗打下来……楚军几近全军覆灭。

——为了子玉的一意孤行,楚军北上的时间往后延了十五年。

商臣之所以记忆鲜明、耿耿于怀,是因为当年子玉在出战前,向楚王请求将商臣所属的兵士纳入自己帐下。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子朱身上,息邑的兵士也一并转入子玉的军队中。他们大都不是战死沙场,就是被俘掳。商臣触景而发,旧事重提,也就是这原委。

言归正传。关于出猎一事,兰奉命担任左孟。所谓"孟"是指在主阵左右两侧负责包抄,不让野兽逃跑的辅佐工作。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5

一大早,商臣为了能快点上马驭车,事先早已吩咐人,将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